

## 国际关系

# 伊朗核问题: 以色列的困境与选择

王新龙

[摘要] 以色列建国后与伊朗的关系曲折反复。目前,两国关系因伊朗核计划进一步紧张甚至相互威胁。面对伊朗核问题对自身的安全挑战,以色列有经济制裁、军事打击和与伊朗“核共处”三种选择。以色列采取何种选择不仅对两国关系产生深远影响,而且对中东地区甚至世界将产生重要影响。就目前形势看,促使国际社会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迫使伊朗放弃核计划是以色列的首要选择,但最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以色列不得不做出与伊朗“核共处”的选择。

[关键词] 伊朗核问题;军事打击;经济制裁;核共处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07)02-0042-46

伊朗核问题是当今国际政治中的热点问题,作为中东地区举足轻重的国家,以色列对伊朗核问题有何立场、采取何种政策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 一、以色列与伊朗关系的演变

建构主义认为物质性因素只有通过社会性结构才能对行为体起到有意义的影响,因此,伊朗核能力对以色列的意义因两国关系不同而不同。在讨论以色列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政策选择时,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两国关系演变情况。以色列建国之初,伊朗政府对这个犹太国家就抱有一定程度的同情,曾一度承认以色列。<sup>[1]</sup>巴列维时期,两国关系十分密切,双方进行了广泛的军事和情报合作。以色列帮助伊朗在农业、军工等方面进行建设。<sup>[2]</sup>伊朗则向以色列提供石油。据统计,1959年到1971年以色列80%到90%的原油是从伊朗进口,到1976年伊朗则提供了以色列大约75%的石油需求。<sup>[3]</sup>以色列领导人本·古里安等都曾访问过伊朗。这一时期,可谓两国的“蜜月”时期。

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使两国的关系发生了巨变。伊斯兰共和国把伊斯兰教作为核心价值观,“把穆斯林

同一性作为一个外交政策目标”。<sup>[4]</sup>伊朗伊斯兰政权不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认为以色列建国是西方的“阴谋”,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伊斯兰世界的毒瘤。<sup>[5]</sup>伊朗新政权对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占领伊斯兰第三大圣地——耶路撒冷极为愤慨,大力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抵抗运动和黎巴嫩真主党等反以组织。但两国也不是老死不相往来。两伊战争期间,海湾国家和西方国家包括苏联都对伊朗实行军事禁运。以色列雪中送炭,向困境中的伊朗提供了大量军事装备,仅在1986年,两国就达成了价值7.5亿美元的武器协议。<sup>[6]</sup>

20世纪90年代初,巴以启动和平进程,并签署了奥斯陆和平协议。伊朗不相信和平进程是公正的,认为谈判不会实现真正的和平,因为它没有实现“公正”——解决1948年以来的巴勒斯坦难民权利、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占领、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扩建犹太人定居点和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占领问题。<sup>[7]</sup>伊朗原则上接受巴以和平进程,但是不接受奥斯陆协议,因为这个协议是“不公正的、傲慢的,归根结底是荒谬的”。<sup>[8]</sup>这一时期,伊朗被以色列视为“最危险的敌人”。

总之,以色列与伊朗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两国关系的症结主要是意识形态上的。伊朗反对以色列是由于其伊斯兰的宗教感情,是伊斯兰革命的后遗症,而不

是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

## 二、以色列的核政策与伊朗核问题

以色列建国后,阿以之间先后爆发了四次大规模战争。战争的胜利并没有彻底解决以色列的安全问题。由于人少地狭,缺少战略纵深,以色列决策者便秘密研究和开发核武器,把核武器视为维护自身安全的有效工具。目前,以色列是中东地区惟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甚至是“世界第六大核国家”。<sup>[9]</sup>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以军目前拥有200—400枚核弹头,是中东地区惟一能够实施三位一体核打击的国家。<sup>[10]</sup>

以色列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创始国和成员国,但也是中东地区惟一没有参加《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拒绝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的国家。以色列官方对其是否已拥有核武器采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的“模糊威慑”战略。以色列的核政策遭到中东其他国家的批评,但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偏袒下,以色列有恃无恐。以色列的“核武器之父”——前总理西蒙·佩雷斯声称,在以色列与中东地区所有的国家包括伊朗达成和平之前,没有任何讨论拆去这些武器(核武器)的可能。<sup>[11]</sup>以色列在地区核问题上对己宽,但对人严,“我们的决心是阻止敌对以色列的国家获得核武器,……以色列必须防患于未然。”<sup>[12]</sup>在这个原则指导下,1981年以色列空军突袭并摧毁了伊拉克的核设施。

伊朗的核计划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巴列维政权曾投资40亿美元开发核电站项目(该计划因伊斯兰革命而中断)。<sup>[13]</sup>伊朗的核计划也有浓厚的以色列因素。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曾提议与伊朗联合研究核武器。伊朗拒绝了以色列的提议并批评其核武器立场,提倡建立“中东无核区”。<sup>[14]</sup>以色列与伊朗虽在核武器问题上观点不一,却签署了代号为“鲜花工程”的联合开发可以携带核弹头导弹的秘密计划,该计划因伊朗发生革命而中止。<sup>[15]</sup>

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朗重启核计划。美国和以色列认为像伊朗这样油气资源丰富的国家没有必要开发核能,认定其核计划是开发核武器。军控研究专家沙利·霍华德·坎贝尔等人通过研究认为,邻近的敌对国家获得核武器是一个国家寻求核武器的主要动力。以色列在中东拥有强大的核优势,并拒绝签署核不扩散条约、拒绝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奉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这给伊朗以莫大的安全压力。国外

学者认为以色列的核能力是伊朗重启核计划的重要原因。<sup>[16]</sup>

## 三、以色列的选择及其影响

伊朗的核计划使以色列陷入了政策选择困境。面对伊朗咄咄逼人的核抱负,以色列有以下几种可能的选择:一是先发制人,直接摧毁其核设施。二是推动国际社会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迫使伊朗放弃核计划;三是“有所不为”,容忍和默许伊朗获得核能力。这三个选择对以色列来说都不是十全十美的。

### 1. 军事打击

以色列决策者很想采取军事手段摧毁伊朗核设施,阻止伊朗获得核能力。但是就军事打击来说,以色列面临巨大的困难。首先,难以证明伊朗核计划是“非和平”的。伊朗政府一直坚称其核计划目的是和平的,是其作为国际原子能组织成员国的权利。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前总统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都多次声称核武器不符合伊朗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也违背其伊斯兰信仰。<sup>[17]</sup>现总统内贾德2006年5月接受德国《明镜》周刊专访时,也声称“富有悠久文明和文化传统的伊朗人民不需要核武器”。2006年2月27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报告中也承认未发现伊朗有任何把核原料转化为核武器的迹象和任何与核爆炸有关的装置。<sup>[18]</sup>就连以色列总参谋长哈卢茨也在近期表示伊朗还没有制造出原子弹,对以色列还构不成现实威胁。因此,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以色列不会冒着巨大的政治、军事风险贸然动武。

其次,军事技术难度大。以色列距离伊朗遥远,伊朗的邻国担心会遭到伊朗的报复不允许以色列通过自己的领空或领土打击伊朗。以色列军方对此也顾虑重重,“要到那里执行任务,我们不得不飞越约旦、沙特、伊拉克或者其他的海湾国家,这样在路途上会有较多的麻烦”。<sup>[19]</sup>伊朗也从以前的先例中汲取了教训,想尽千方百计来保护自己的核设施——在全国范围内分散重要部件,把核设施置于地下掩体中和设立于有强大防空保护的地区。因此,以色列并无把握仅凭几次突袭就能有效地破坏伊朗的核设施。

第三,政治后果严重。一方面,军事打击不仅不会阻止伊朗的核计划,反而会刺激伊朗尽快地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也会遭到伊朗的军事报复。伊朗国防部长曾警告说,如果以色列敢于袭击伊朗核设施,伊

朗将以牙还牙,摧毁以色列的迪莫纳核基地,并让“这个犹太国家在地球上不复存在”。<sup>[20]</sup>另一方面,与伊拉克奥希拉克不同,伊朗布什尔核工厂有几百名俄罗斯专家在那里工作,如果因突袭伊朗核设施而伤及俄罗斯专家,以色列将会面临俄罗斯的严厉反应。再者,伊朗位于伊斯法罕、纳坦兹、阿拉克和德黑兰的核设施靠近居民区,袭击会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环境污染,从而激起反以浪潮。

最后,以色列对伊朗感情复杂,不愿因军事打击而使改善两国关系的希望破灭。伊朗没有反犹的历史。以色列建国后,巴列维政府不仅保护本国犹太社团,还允许伊拉克犹太人取道伊朗逃往以色列。即使在伊斯兰革命时,霍梅尼也许诺不伤害伊朗犹太社团。<sup>[21]</sup>虽然伊朗现总统内贾德公开质疑二战时期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历史事实,但内贾德此举主要是否定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的合法性,而不是反犹。因此,全面而客观地看,伊斯兰共和国反以但不反犹,而且反以主要是反对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以色列也一直没有放弃改善与伊朗双边关系的期望。前总理伊扎克·拉宾认为“伊朗从其奉行的哲学上来说是以色列的危险的敌人。……但同时,伊朗28年或者37年后将会是以色列的朋友。”<sup>[22]</sup>如果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打击,就会严重损害伊朗的民族感情,改善两国关系的希望也就变得遥遥无期。因此,以色列强调伊朗核问题是一个国际性问题,不想把它弄成仅与自己有关的问题。

综合以上因素,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打击得不偿失。美国《时代》周刊也预计,在权衡利弊之后,以色列会打消军事打击伊朗的念头。<sup>[23]</sup>

## 2. 经济制裁

革命后的伊朗一直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持续8年之久的两伊战争给伊朗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美国一直阻止伊朗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进一步加重了伊朗的经济困境。目前,伊朗面临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约14%的电站设备老化急需改造;半数以上的纺织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纺织产品的出口已经连续四年负增长;外债总额不断增加,到2006年7月底已增至186亿美元;<sup>[24]</sup>物价连年上涨,广大社会下层的生活质量日见下降;外贸出口严重依赖石油业,石油出口占每年出口总额85%,而石油业资金缺乏,急需国际投资。自2004年11月以来,伊朗原油产量一直未能达到欧佩克为它制定的最高生产限额。过去20年间,伊朗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危机恶化。根据官方统计,伊朗的失业率超过15%,一些经济研究机构

公布的估算数据甚至达到了近40%,这需要每年创造80万个就业机会才能保证失业状况不会进一步恶化。伊朗经济和财政部副部长穆罕迈德·卡扎伊坦承,未来5年伊朗需要保持每年200亿美元的投资规模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sup>[25]</sup>

面包而不是核弹才是伊朗老百姓最急迫的需要,严峻的经济形势已经使伊朗民众不满。如何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民众生活是伊朗政府迫在眉睫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伊朗政府对核问题处理不当,引发国际社会严厉的经济制裁会使经济雪上加霜,有可能引发国内政治动荡。伊朗政府竭力避免出现这种结果。因此,以色列认为挥起经济制裁大棒,会迫使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在美以的推动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制裁伊朗的1737号决议,但是这个决议威力有限,没有贸易禁运的内容,也没有禁止伊朗的石油出口。伊朗总统内贾德称之为“被撕碎的废纸一张”。实际上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增加伊朗的压力,促使其寻求妥协,又可能使伊朗政府愤而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实现“核突破”。因此,以色列虽极力促使国际社会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但对经济制裁的效果如何并无把握。

## 3. 与伊朗“核共处”

以色列的第三种选择是容忍伊朗的核抱负,甚至默许伊朗踏入核门槛,与之“核共处”。就目前伊朗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来看,伊朗很可能像日本那样拥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和足够的核燃料,但不跨过核门槛,必要时能够很快制造出核武器。首先,伊朗国内在发展核武器方面意见不一致。伊朗国内在核问题上基本有四种意见:一派认为伊朗根本不需要核武器或制造核武器的能力,这一派别人数非常少;第二派认为伊朗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不应该放弃这种权利;第三派认为伊朗需要发展核武器,但不是现在;第四派认为伊朗应该退出核不扩散体制尽快发展核武器。伊朗政治精英对继续核研究项目意见一致,但对是否跨过核门槛意见不一,大多数人在核武器问题上还是持谨慎态度的。<sup>[26]</sup>

其次,若伊朗公开跨过核门槛会恶化与海湾其他国家关系。一个握有核大棒的伊朗会使其他海湾国家坐立不安。伊朗总统内贾德多次口出反以的惊人之语,其实就是想强调伊朗的伊斯兰特性,消除阿拉伯国家的担心,但这种策略的效果并不明显。什叶派势力在伊拉克、黎巴嫩的增长和伊朗的核抱负已引起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担忧。<sup>[27]</sup>沙特已经提出了“阿拉伯海无

核化”的主张,与早先的“中东地区无核化”主张相比,放弃了对以色列核力量的关注,反而担忧起伊朗的核能力来。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也趁机呼吁阿拉伯国家团结一致,制止伊朗核计划。在这样的情况下,伊朗对其核计划更加谨慎,否则不仅不能改善安全环境,反而使自己更加孤立。

第三,美国、欧盟以及以色列的态度也会使伊朗在核道路上小心行事。伊朗革命后曾备受孤立之苦。在20世纪90年代,伊朗经过努力与欧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与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友好关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与发展。伊朗渴望从国际上获得资金与技术,争取加入世贸组织,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改善国内的严峻经济形势。因此,伊朗尽力与西方保持良好关系,避免因核问题使自己陷入孤立。

最后,伊朗希望借核实力提高自己的安全系数,不会完全放弃核计划。目前,伊朗感到自己陷入核国家的“包围”之中——东有印度、巴基斯坦,南有美国舰队,西有以色列,北有俄罗斯。而且,美国一直敌视伊朗政权,布什政府把伊朗列为“邪恶轴心”国家,鼓吹要更迭伊朗政权。“9·11”后,美国在伊朗周边驻有十几万军队,这使得伊朗十分担心自身安全。伊朗一政治家说:“如果没有原子弹就没有安全”,<sup>[28]</sup>因此,拥有核武潜力也是伊朗增强自身安全的需要。有理由认为,伊朗可能在核问题上“有所为,有所不为”——发展民用核能力,避免跨过核门槛,实行核武装临界政策。伊朗这种核模式对以色列的利益威胁较小,既表明了伊朗核政策的防御性,又照顾了两国的安全顾虑。因此,以色列可能会“理解”和接受。

进一步讲,以色列虽最不愿意看到伊朗公开跨过核门槛,但最终也可能接受伊朗拥核的现实。对以色列来说,一个反以的核武装的伊朗政权虽然是可怕,但是并没有影响到其根本利益。以色列拥有远比伊朗强大和先进的核武库,能够实行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并且拥有先进的反导系统。伊朗微小落后的核力量是无法与以色列相比的,“核攻击以色列就是自杀”。<sup>[29]</sup>任何伊朗领导都不会冒着自我毁灭的危险去挑动两国的核冲突,相反会控制常规冲突,使之不至于演变成核战争。以色列最担心伊朗会向反以恐怖组织扩散核武器,其实这种顾虑也是多余的。任何国家都不敢保证任何组织对自己百分百地忠诚,向一些次国家组织扩散核武器等于将自己的命运交给这些组织,这会给自己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伊朗向恐怖组织扩散核武器的可能性非常小。握有核大棒的伊朗因安全感增强,会

更多地采取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与以色列的关系可能会“峰回路转”。

以色列在伊朗核问题上的选择也受到美伊关系制约。目前美国民主党赢得中期选举与美国在伊拉克的困境使美国国内主张与伊朗直接对话的声音在增长。现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参与的伊拉克问题小组主张让伊朗参与解决伊拉克问题,使美国摆脱伊拉克困境。对此,美国中情局局长海登说“跟伊朗谈伊拉克问题,不能不涉及内容较为广泛的伊朗核问题。”<sup>[30]</sup>对美国来说与伊朗直接接触,并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伊朗的核计划可能是现实的选择。美伊接近会进而使以色列与伊朗关系改善,那时,伊朗核问题也就不再会是问题。

#### 四、结论

以色列国父——前总理本·古里安在谈到以色列处理国际事务的原则时曾说,“我们处理外交事务时,要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对以色列有益的’,如果是有益的,那么所有的感情和犹太的本能,所有的犹太和人类的尊严告诉我,‘做对以色列最有利的和以色列安全所必需的事’。”<sup>[31]</sup>在处理伊朗核问题时,以色列也在苦苦思考做出何种选择是“对以色列最有利的和以色列安全所必需的”。尽管目前以色列与伊朗围绕核问题相互敌视,甚至相互威胁使用对抗手段,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以色列在权衡利弊后会继续依赖和推动国际社会限制伊朗的核能力,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伊朗的核能力。

[注释]

[1] Sohrab Sobhani: *The Pragmatic Entente: Israeli-Iranian Relations*, 1948—1988, Praeger Publishers, New York, 1989, p. 5.

[2] Ibid., p. 57, p. 116.

[3] Ibid., p. 80, p. 119.

[4] [伊朗] 马雷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外交政策:伊朗的观点》[J],《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第3期,第43页。

[5]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十)[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42页。

[6] 同注[1], p. 147.

[7] Eric Hooglund, “Iranian Views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in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25, No. 1, Autumn 1995, p. 87.

[8] Adam Tarock, *Iran's Foreign Policy Since 1990: Pragmatism*

- Supersedes Islamic Ideology*,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 Commack, New York, 1999, p. 25.
- [9] 参见朱丹:《以色列核力量发展模式》[J],《西亚非洲》2003年第2期,第29—30页。
- [10] 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网站,2004年07月07日。<http://www.caea.gov.cn/n602669/n602674/n602695/n602700/32739.html>.
- [11] Quoted in Eitan Barak,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 i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Post Saddam Era”, *Security Studies*, Vol. 13, No. 1, Fall 2003, pp. 106-155.
- [12] Shai Feldman, “The Bombing of Osiraq—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7, No. 2, Autumn 1982, p. 122.
- [13] 同注[8], p. 48.
- [14] 同注[1], p. 129.
- [15] Ibid., pp. 128-131.
- [16] Gawdat Bahgat, “Nuclear Proliferatio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2006) 7, p. 129.
- [17] Jahangir Amuzegar, “Nuclear Iran: Perils and Prospects”, *Middle East Policy*, Vol. XIII, No. 2, Summer 2006, p. 92.
- [18] “IAEA: Iran Advancing Uranium Enrichment”,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8, 2006.
- [19] Ehsaneh I. Sadr, “The Impact of Iran’s Nuclearization on Israel”, *Middle East Policy*, Vol. XII, No. 2, Summer 2005, p. 61.
- [20] 《别碰我的核设施》, <http://news.sohu.com/20040819/n221612710.shtml>.
- [21] 同注[1], p. 144.
- [22] 同注[1], p. 149.
- [23] 成大尧:《美国打伊朗难下决心》[N],《环球时报》2006年9月20日。
- [24] <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jyjl/k/200610/20061003452441.html>.
- [25] 吴强:《伊朗:不仅仅是核危机》[J],《南风窗》2006年第15期。
- [26] Ray Takeyh, “Iran’s Nuclear Calculation”, *World Policy Journal*, Summer 2003, p. 25.
- [27] “Arab neighbours thinking ahead”, *Economist*, 8/26/2006, Vol. 380 Issue 8492, pp. 37-38.
- [28] Karl Vick, “Iranians Assert Right to Nuclear Weapons”, *Washington Post*, March 11, 2003.
- [29] Thomas C Schelling, “Iranian Nuke Would Be Suicide Bomb”,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Winter 2006, p. 58.
- [30] 《美国私下与伊朗讨价还价》[N],《参考消息》2006年12月4日。
- [31] Cited in Aaron Klieman, *Israel’s Global Reach: Arms Sales as Diplomacy*,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85, p. 99.

作者简介:王新龙,讲师,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2006级战略管理专业博士生。(上海,200030)

收稿日期:2007-01-04

修改日期:2007-01-19

---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globalization and the deepening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countries, Neo Conservatism shows it has great limitations. It cannot provide the U. S. overall and reliable theoretical guide.

**31 The Reemergence of Eurasianism in Russia and Its Policy Proposal**

*by Bi Hongye*

As a response to the “Learning to the West” diplomacy and the “shock therapeutics” radical reform after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USSR, Eurasianism with a strong geopolitical tinge reemerged in Russia and has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in the political, social and especially, diplomatic fields. With the decline of Russian power and Russia’s hard transition as background and the rebuilding of Russia as a great power in the world pattern as its goal, current Eurasianism endeavors to work out the direction of Russian development with a view on its national tradition and the scope of geopolitics.

**36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of ASEAN’s Regional 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 Construc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by Zhao Yinliang*

ASEAN’s regional governance lays emphasis on participation, partnership, consultation and consensus which, to a great extent, is in concert with the trend of soft regional integration. Since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1997, Southeast Asia has witnessed profound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The soft governance pattern which is based on harmony and co-existence has been the new catalyst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ASEAN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subregional, multifunctional comprehensive security community with inherent characteristic, and is deepening their concerted demand for regional security. The internal dynamics of such demand lies in the seeking for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ASEAN on the international regime leve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42 Iran’s Nuclear Issue: Israel’s Dilemma and Options**

*by Wang Xinlong*

Since its founding, Israel has experienced ups and downs in its relations with Iran. Currently, owing to Iran’s nuclear project,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s further aggravated and threats of attack are uttered. In the face of Iran’s nuclear challenge, Israel has three options: economic sanction, military attack and nuclear co-existence with Iran. Israel’s choice will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not only o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of Israel and Iran but also on the situation of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world. The first choice for Israel is to urg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force Iran to give up her nuclear ambitions by economic sanctions. But the possible option for Israel is to choose nuclear coexistence with Iran.

**47 The Level Analysis of the EU Multilateral Diplomatic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by Ding Yinhe & Zhang Xiaojing*

During the cold war, west Europe played the role of a regional actor in the bipolarization structure and its foreign strategy was geared to and served American global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the growing EU changes from a regional actor to a global actor. EU executes multilateral foreign strategy, whose core aim is to turn itself into a polar parallel to the US. Europe is still EU’s focus but at the same time, EU moves into other regions. The writer will analyze the strategy on the global, regional and good neighbor levels.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52 The Structure of Sino-U. S. Interdependence—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y Yu Wanli*

This paper is a preliminary effort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Sino US relations.